



主编 汤汉清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

# 三棵树

乔传藻 著



晨光出版社

## 序

沈石溪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初叶，迄今已经走过百年历史。从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到年轻一代文学新秀，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人，用自己的智慧才情，共创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培植了繁花似锦的儿童文苑。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云南儿童文学都以骄人的成绩和非凡的魅力，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重要位置。为向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先从云南儿童文学着手，逐步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作品，是出版人的愿望和责任。

弥漫着浪漫与芬芳气息的云南，具有丰厚的多民族的儿童文学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才华出众的作家迅速崛起，在全国一些重要儿童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频频荣获国家级大奖，很快形成一个世所瞩目的在海峡两岸亦广有影响的作家群，被评论界誉为儿童文学的“一条新山脉”，是“一股来自大西南腹地的不容抗拒的风”，云南被公认为儿童文学大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儿童文学》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指出，云南儿童文学努力发掘民族地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域作家的艺术美学风格，从而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长廊。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则是驰名中国儿童文苑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创



作，不仅对促进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高云南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沈石溪、吴然、张昆华、乔传藻等四位作家，均有作品荣获全国大奖，创作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沈石溪以动物小说著称，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他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以及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雄狮》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沈石溪虽然已于2004年从部队转业回原籍上海，但他的创作依然和云南密不可分。吴然的儿童散文、散文诗在全国独树一帜，与冰心、秦牧、郭风等大家同列为“中国儿童散文十家”。他的散文集《小鸟在歌唱》、《小霞客西南游》曾分别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天使的花房》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张昆华为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他的创作熔小说、诗歌、散文于一炉，风格独特，色彩浓郁，作品多次获奖，其中《蓝色象鼻湖》曾获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一等奖，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散文《杜鹃醉鱼》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少年长篇小说《白浪鸽》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散文《冰心的木香花》获中国广播节目一等奖。乔传藻既写散文，又写小说、童话，作品以语言精练，注重构思为其特点，童话则吸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营养，优美隽永。他的作品《醉鹿》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金竹筐》获《儿童文学》杂志优秀作品奖；《腊梅》获《散文》杂志优秀作品奖。四位作家都有30年以上的创作经历，他们的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及新课标语文读本和国家权威选本，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读者的检验。把他们的作品精选出版，不仅是云南儿童文学成就的展示，也是向少年儿童读者捧献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份精美礼品。

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成长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又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伴随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

## 目录

序 .....	1
版纳风景 .....	1
三棵树 .....	7
山野之魂 .....	13
怪石 .....	20
澜沧江雨燕 .....	22
西双版纳的阳光 .....	24
碧罗雪山岩羊 .....	25
海棠花 .....	27
彩云三章 .....	29
云之南(二篇) .....	31
醉马草 .....	31
响雪 .....	35
牛背鹭 .....	39
雁鹅 .....	41
黑颈鹤 .....	45
象路 .....	50
醉鹿 .....	56
箭蜜 .....	64
岩蜂村 .....	67
烧野蜂 .....	72



哨猴 .....	76
夜客 .....	84
太阳鸟 .....	87
鸟道 .....	90
森林黑土 .....	93
鬼箐 .....	97
山妖 .....	100
火狐 .....	104
懒猴·山鸡 .....	108
山鸟 .....	114
黑雕 .....	118
阿塔斯小熊 .....	123
瘦猫 .....	132
松雀鹰 .....	136
黑眼圈 .....	144
细角牛 .....	148
野猴 .....	154
琴猴 .....	159
野象谷 .....	163
野鹿 .....	167
牛角号 .....	170
小清河的故事 .....	175
黑闪 .....	179
虎迹 .....	222

# 三棵树

给大象录音 .....	227
捕蛇者 .....	232
鲁沙的铜锣 .....	237
孔雀湖 .....	239
金竹筐 .....	243
星星寨 .....	246
遥远的边寨 .....	251
摘星星的路 .....	255
石头找水 .....	265
黑蚂蚁 .....	266
吃铁的人 .....	267
智慧是什么 .....	271
“嗷——鸣” .....	273
织布鸟一家 .....	275
狼的胃口 .....	276
红公鸡 .....	278
猴子办案 .....	280
不讲道理的麂子 .....	282
鳄鱼 .....	284
种花人手记 .....	287



文学的眼光(十四篇) .....	291
我的老师 .....	326
挑柴——童年纪事 .....	328
响水河 .....	332
小顺哥 .....	335
腊梅 .....	338
一朵云 .....	342

附录

答台湾《民生报》读友问 .....	400
-------------------	-----

## 版纳风景

### “打不死”

我不喜欢教科书上对你的那些称呼：落地生根属，景天科。

——这些陌生的字眼使得熟悉的你也陌生了。

走遍西双版纳，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名？不论是在热闹的城镇，还是在人与野熊同饮一条小河水的偏僻山村，大家都叫得出你的名字。人们熟悉你，就像熟悉一首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

你呀，你是大名鼎鼎的“打不死”！

讲究的花园里找不到你的身影。大理石花盆和你永远无缘。人工搭盖的凉棚只会窒息你对阳光的思念。“打不死”啊，你是属于竹篱小院的，平民的房边地角，不多的一点黑土就是你的家。

你是一株草药。止痛，消肿，是你的功能。你对每一个普通人家都有用，你的长相也极为普通：身高不足二尺，拇指粗细的茎干上，疏疏落落地生长出肥厚的绿叶。它们有手掌大小，捧着雨水，捧着阳光，绿亮如碧玉，光润如凝脂。看着你厚重的绿叶，让人生出了这样的遐想：“打不死”啊，你的叶片是一层层阳光铺就的么？要不为什么会这么厚，这么绿，又这么亮呢？

你的外表是嫩弱的，小雀也能踩断你的叶柄。不过，有谁想象得



到，就在你翠嫩得似乎会流动的躯体里，竟有着那么坚强的魂灵，有着不可征服的信念。要知道，你是打不死的；你的名字就是你的性格。

你不怕掐，不怕踩；不怕刀斧相加，不怕顽石撞击；不怕飞转的车轮把你碾进泥浆；不怕沉重的石礅把你压成齏粉。你的翠绿是永恒的，谁也不能把你抹去。对你来说，灾难是再生的代名词，践踏意味着又一次播种。折枝断柄，只会使你的家族更加兴旺。

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场面：那天，金黄的杧果从树上掉下来，不经意间，砸伤了你，你的叶子无力地搭拉下来，只剩几根细微的绿丝粘连在主干上。这时，只要再有一个小雨点的重量，你的绿叶就会委身尘埃。“打不死”啊，就在这天傍晚，奇迹出现了：你绿叶边沿锯齿状的丫口上，竟然悄悄地又生出了蝉须似的根丝，一个“锯齿”，一簇根丝，一棵幼年的“打不死”。你深深地懂得未雨绸缪的道理。你不等潮湿的泥土把绿叶没收，自己先长出众多的根茎来，在没有抓住泥土之前，你已抓往了空气，抓住了阳光中的养分。你的生命与西双版纳的阳光同在！

“打不死”阿，这就是你再生的秘密。你的信念正如你的根茎一样顽强。我敬佩你！

## 袖珍小鹿

我们该怎样来描述你呢，小麋鹿？

这样说吧，让一头金马鹿的形体缩小二十倍，不，缩小三十倍，大体上也就是你的模样了。





你是一头标准的袖珍小鹿。你的个头不会比站在书桌上的陶瓷小鹿更大了。你的脚杆看去只有竹筷粗细，你的脚趾顶多只有小学生手里的毛笔笔尖那么大。走在柔软的青草地上，一脚踩下去，你能把油瓜花的花瓣踩碎么？

我们是在椎栗树下见面的。

那天，我到小清河自然保护区去。累了，我靠坐在树脚下休息。这时，我听见了栗树叶的沙沙声。小麋鹿啊，你好奇地向我走来了。提脚，放脚；提脚，放脚。你的脚趾尖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圆弧；你踩响了栗树叶，一步步向我走近。你的毛色也像晒透了阳光的树叶，金黄金黄的。离我五步开外，你站下了，偏起头打量我，又大又亮的眼睛一眨不眨，褐红的瞳仁上闪烁着这样的疑问：

“你是谁呀？你是一棵会喘气的蕨树，还是一尊有体温的岩石？”

小麋鹿啊，你的好奇心让我好笑，笑声反倒惊吓了你。你拧过身子，弹起一团金黄的光影，向溪涧边飞逃而去。

你干吗跑得这么急呢？你以为我会逮你么？瞧你，晕头转向蹦进漂着花瓣的山溪里去了。

西双版纳的傣族，熟悉小麋鹿的生活习性，给你取了个名字，叫“玉介番”，说成汉话就是“怕水的鹿”。小麋鹿闷头晃出了溪水，昂头跳上溪岸。倏然之间，你像喝醉了酒，高一步低一步深一步浅一步，没走出多远，身子一歪，躺在细草坪沙地上了。

哗哗流响的溪滩很会体谅你，它们以为你困了，歪下身去休息。此刻，浪花和岩石嬉戏的声音也压低了。

太阳光多么疼爱你啊，怕你冷，轻轻地吮干了你身上的水珠，给你和你的梦，罩上了一袭暖暖的缕花金纱帕。

花蜜鸟是你的邻居。它飞落在溪边的山扁豆花上为你站岗，小鸟灵活地扭动着脖颈，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过往的清风：

# 三棵树

“轻——一点！轻——一点！”

小麋鹿啊，只要一挨到水，你就娇弱了。不过，你到底醒来了。让油棕树撕得一绺一绺的阳光，俏皮地拨开了你的眼帘，你一激灵就站了起来，立定四蹄，镇定地回头看了看喧哗的溪流，就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朝喷散在青山坡头的霞光跑去了。

小麋鹿是不会懂得害怕的。它说不出来，不过它分明感觉得到：它所依托的，是至亲至爱的西双版纳土地。

## 铁心树

站在你的面前，我感到所有的形容词都失去了分量。

用不着什么修饰了，你就是你，西双版纳的铁心树！

沿着小黑江旅行，山崖水畔，到处都能看到你。你的树墩黑糊糊的，给人怪异之感，从树墩上生发出来的枝干，却挺拔向上，它们决不旁逸斜出，用自己的树阴去挤占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铁心树啊，你又没有进过学堂，怎么这样懂事呢？

铁心树和傣家人的关系特别亲密。晴天，它是绿伞；雨天，它是斗笠。它喜欢紧傍着竹楼生长，它生活在傣家人的炊烟里，它的黄花，它的绿叶，浸染着糯米香茶的气味。起风了，铁心树啊，你迎风吟啸的声音，让人想起了为赞哈伴奏的竹琴。

据说，最早一部贝叶经流传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铁心树出现在傣家人生活中的年代，一定比贝叶经还要古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是和傣家人生命的种子一起降生的。多少个年月过去了，傣寨的这个习俗一直不变：不管哪家的孩子出世，做长辈的都要为他在



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一棵铁心树。小树和孩子一起长大。不等小男孩披上黄袈裟走进缅寺，铁心树啊，你早已长成了姿态潇洒的大树。你的绿阴护佑着竹楼，也护佑了森林。傣家人居住的村寨远近，山色是翠的，雨点是绿的，雾岚是湿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铁心树。

科学家说，铁心树是薪炭林。你的非凡价值，就是向人们提供燃料。你是为火焰而生的，你是为炊烟而长的，你是为了在星光下接替落山的太阳而出现在傣家人火塘边的。你不怕斧凿，你身上的每一道疤痕都是你奉献的纪念。你的昌盛是在人们的砍伐之中。你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春末，你向人们交出了一垛烧柴；夏初，老树节疤上又会冒出新芽。你的生长速度赶得上房头的炊烟呢。

傣家人敬重铁心树。西双版纳有一座曼听公园。园里有白塔，有铜佛；紧挨着铜佛的，是一大片铁心树林。

铁心树是当得起这个位置的。尽管我不是佛教徒，站在你的面前，禁不住也要双手合十了！

（载《儿童文学》1991年6期）

## 三 棵 树

### 绞 杀 树

喏，这就是绞杀树。

绞杀树？它也拔地而起，它也树冠如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让人打冷战的名字：

绞——杀——树？

回答是明确的。就像星宿对黑夜的界定一样明确。

绞杀树是从鸟粪里起家的。它借助鸟的肠胃、鸟的羽翼在空中旅行；最后，选中了油棕树，悄没声儿留下了。

油棕是森林里的美男子，苍秀，潇洒，挺拔。它巨大的叶片在微风里轻轻舞动，编织着白沙地上光和影的图案。这样的大树，怎会计较一粒细籽对它的请求呢？

绞杀树啊，你的种籽不动声色地在大树节疤下定居了。你是谨慎的，你把自己的野心藏在阴影里，藏在星光窥不见、山风找不到、太阳也难以侦破的树皮褶皱里。你算什么呢？你不过是蚂蚁蛋大小的微尘；外表的渺小足以说明你的谦卑。

趁着大森林还叫不出你的名字。

悄悄地，你伸出了自己的脚——那是你的根。



慢慢地，你探出了自己的头——那是你的叶。

“哦，这是一株顽皮的小草！”油棕树心里想。它是善良的，也是粗心的，多少还有一点骄傲。油棕树也隐隐地觉察到有几丝细嫩的根在舐食它的树汁，它容忍了。在油棕树看来，它的一根叶脉就是滋养小草的一条溪流。它决不会吝啬。

哗啦哗啦，油棕树在和山风交谈。它的生命里有唱不完的歌。

暗地里使劲，绞杀树蜷缩的根须张成了铁爪。它在窥视！

那是一个小草含泪、花朵萎谢、山泉也停止喧哗的日子，一个寂然无声的日子，绞杀树得逞了。它的根茎，就像抽血的针管，一下插进了油棕树输送养分的脉管——那是大树的“血管”啊！

油棕树的躯体，从此成为绞杀树向天地延伸的土壤。

油棕树失去了满身的翠绿。它巨大的叶片似僵直的蜈蚣，干了，黄了。

绞杀树开始拥有自己的树阴。它虬曲的根茎，鹰爪似的抓住了森林黑土。它粗实了，强劲了，强劲得在阳光下也会冒着阴绿的潮气！

大树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绿色——血色。绞杀树啊，你像一条贪婪的毒蟒，紧紧地扭着，挤着，缠着，你连油棕树尸骸也不放过。树渣，树枝，树上的节疤，整个儿成了你的营养品，你把它们全都吞噬了。

在大森林的这一边，油棕树消失了。就在它过去与风云舞蹈的地方，生长着绞杀树，一个活的寓言。

——写于热带植物园

## 大象树

一棵树变出了一头大象。

——这是一个真实的童话。

时间：当代。

地点：西双版纳。

那天，我来到了小勐养自然保护区。朋友带我去看一棵奇异的树，他说，那是大象树。

哦，大象树，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你不就是菩提树么？你的树梢把云彩也撑高了；微风吹过，肥厚的绿叶拍打着阳光，发出了哗哗的响声，那是倾泻在蓝天的山溪在流动么？

菩提树的创造力真是惊人。它的板根和树干，耸然拱起，聚合成一头长鼻子大象。象头，象尾，象脚，象的身子，应有尽有。就在大象应该生出眼睛的位置，菩提树也没有疏忽，长出了圆圆的树节疤，螺蛳壳大小。褐黄的树苔上，沾有一朵阳光。这头“大象”昂起它的长鼻子，站在树阴里。是在聆听，在沉思，还是在呼唤失落的象群？不知道。可有谁能告诉我呢？

——谜一样的大象树啊！

朋友说，他能告诉我。菩提树是充满灵性的神树。傣家人都知道，是深切的思念，使得它用自己身躯的一部分，长成了大象树。

那是一个沉黑的雨夜，乌云闷死了星星。逃窜的闪电让天空碰得弯弯曲曲的；大森林似乎也猜到了凶兆，赶在风雨之前骚乱了。忽然，密林里传来偷猎者的枪声，一头可爱的大象倒下了。



这头大象常来菩提树下嬉戏，菩提树像一位深居密林的百岁老人，亲眼看着野象在身边长大。它们是好朋友了。一棵树和一头大象的友情，同样是令人感动的。干热的季节，菩提树张开它的每一片绿叶，仔细地星光里收集着露水；野象站在树下，耐心地翘起鼻尖等待。黎明，野象披一身芬芳的树花离去时，总要围绕着菩提树兜上一个圈子，泥地上的脚印，是它感激的花环……

枪声和大象的悲号，在山谷里久久回旋。

菩提树消瘦了。它的叶片也褪去了绿蜡似的光泽，茎脉萎黄，花簇凋零，绿影也淡薄了。这段时间，连蜜蜂也感到了大树的悲伤，远远地飞走了。

菩提树的意志，也像它的树干一样挺拔。它复苏了。阳光和泥土滋养着它的生命，菩提树绿得更加深沉。它带着从大地深处积蓄起来的思考和创造力，按照它的年轮对大象的记忆，它在苦苦筹划。

风也摸不到它的紧张，阳光也触及不到它的忙碌；就连蛰居地下的土蚕，也听不见它奋力劳作的喘息。不过，它确实是在苦干，在默默地创造。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清晨，在泉边汲水的傣族姑娘跑过菩提树时，收住了脚步。她们先是偏着头细细打量，跟着，一迭声音叫了起来：

“大象树！大象树！”

菩提树成功了。它从自己的生命中，推出了一座活的雕塑。

这就是一棵树怀念一头大象的童话。一份成长着的纪念。

——写于小勐养自然保护区